中華民國十三年
第八期

中國青年

週刊

每冊定價二分
發行八月二日

革命主力的三個羣衆……中夏
八股？……代英
我們為甚麼反對基督教？……代英
為甚麼要教育？……啓邦
讀甚麼書與怎樣讀書？……但一
自殺……吉謙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通信處 上海江灣復旦大學阮仲一轉
總代售處 上海小北門民國路振業里口上海書店

革命主力的三個羣衆

——工人，農民，兵士——

中夏

中國今天內外交攻的反動政治勢力，算是登峯造極了，社會心理趨向革命、企圖革命，算是熱烈而且普遍了，論理，瓜已熟，蒂該落，爲什麼現在大家都陷於束手無策一籌莫及的境地呢？青年們！我們想想！

打倒滿清的「辛亥革命」，是我們青年幹的，打賣國賊的「五四運動」，也是我們青年幹的，當時我們青年尚無全省和全國的大組織，現在我們總算有了，（組織是否強固有力，乃另一問題。）用這種大組織的力量推翻現在反動的政治勢力，論理，摧枯拉朽，毫不費力，爲什麼我們青年也和各界一樣陷於束手無策一籌莫展的境地呢？青年們：我們想想。

據我看，中國革命所以軟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爲革命主力的工人農民兵士這三個羣衆尚未醒覺和組織起來。換句話說，就是我們青年只在文章上和電報上空嚷，並未到這三個羣衆中去做宣傳和組織的工夫。

關於中國這三個羣衆的實際狀況，我擬分期在本刊介紹，現在先說這三個羣衆何以爲革命主力的原因。

與其空談，不如實證，我今只舉出一個例子來。

俄國一九一七年的十一月革命不用說是這三個羣衆的力是了，我們且說同年數月前的三月革命。

俄國三月的革命，誰也知道是始於資產階級要求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論理，該是資產

附級爲主力，誰知發難革命的却是工人和農民，助成革命的却是兵士。二月廿七日，三十萬「彼得格勒」工人對於政府行了有抗議意義的總罷工，到了三月行了要求解放政治犯人的一個大示威運動，接連着到處的工人農民都暴動起來了。俄國遂陷於紊亂危急的形勢，政府於是下了戒嚴令；由戰綫上把大隊兵士調了回來，指揮軍警把機關槍架滿市街中各要所的屋脊上。三月十一這一天，就用機關槍向民衆開炮。誰知指揮官命令開炮的時候，兵士反把指揮官槍斃，加入民衆運動，許多聯隊都幹起來了。民衆於是得占仍兵器廠，占領祕密警查本部，……政府由此推倒。他們這時組織了勞農會。

資產階級對於要求立憲政治是贊成的，即至軍隊加入民衆作亂，革命已成事實的時候，他們却開始改變態度了；如代表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和代表大地主的「十月黨」，他們還願意維持帝制，主張「米哈偉大公」即位。在革命以前，「米留可夫」說：『若爲勝利而必須革命，我們甯可不要勝利，』即此可見資產階級對於革命態度的一班。但是「勞農會」此時却斷然的反對帝政，勢不返顧，他們也無可如何。

由上述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革命運動中只有工人農民兵士三個羣衆是主力，使我們堅信而無絲毫懷疑。此外如法蘭西大革命和土耳其獨立運動，都沒有不靠這三個羣衆爲主力的。此類例證，舉不勝舉。爲什麼這三個羣衆革命的精神格外富足格外堅決呢？自然是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所受的壓迫和痛苦是格外比人厲害，諺所謂『狗急跳牆，人急反噬』，他們不能不斷然的趨向而且硬幹起來。資產階級雖能革命，然而他們總不免爲了身家，瞻顧却慮，如印度資產階級不論如何受英國政府的壓迫和摧殘，他們總想和英國政府妥協，調和，以希

實其產業經營之安穩和萬分之一的進步。若這三個群衆從事革命，他們所損失的，眞是除掉鐐鍊一條外，別無什麽。所以他們易於堅決些。

青年們：俄國這三個群衆所以能夠革命，實因革命前俄國的青年學生一批一批的到群衆間去，實因青年學生以其革命思想和知識一套一套送予這工人農民兵士的群衆，所以俄國革命便成功了。我們處在這內外交攻的反動政局之下，我們所受的壓迫和苦痛已是無以復加了，我們有沒有人心，我們有沒有民氣，我們如不甘爲曹家狗，亡國奴，我們便該迅速的從事這三個革命主力的群衆運動。我們便應該大家轉相告語着，成群結隊的，到民衆間去，完成我們重要的光榮的使命。青年們！去罷！

八股？

代英

我閒談得高興的時候，有時對朋友說，若文章不管他對於人生有用沒有用，只問他美不美，那便八股文也有他美的地方。我說這種話，朋友們沒有不覺得好笑的。

自從八股文在中國害了幾百年的讀書人以後，一般吸受了歐洲文化的人對於八股文深惡痛絕，以爲是同包小脚吸鴉片煙一樣，是中國最大可恥的事。

我也並不會做八股文，不過據我所曾看見過的幾篇八股文說呢，我覺得做這種文章的人有時候也能夠在這種死板板的格式中間很自由地很富饒地發表他的意見。專從美的一方面說，也何至於沒有一點價値？至於說八股文沒有用，現在不是有很多人說文學本不一定要他有用的麼？

我對於新文學的什麽主義什麽主義、老實地說，完全是一個外行。不過就我所知道的，

新文學也並不一定要與人生有用，甚至於他雖然對於人生沒有用，反轉還要發生一些消極頹廢的思想；終究不妨害他有他的文學上的價值。我常想可惜外國沒有八股這種東西，若是將來也有什麼德國人奧國人或者南斯拉夫的人，發明了一種洋八股的文體，加上一個禾來主義或者什麼主義的名目，我看中國的文學雜誌還要爲他出專號鼓吹一鼓吹哩。

我以爲現在的新文學若是能激發國民的精神，使他們從事於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運動，自然應當受一般人的尊敬；倘若這種文學終不過如八股一樣無用，或者還要生些更壞的影響，我們正不必問他有什麼文學上的價值，我們應當像反對八股一樣地反對他。廢止了八股的文學，却這樣高興提倡洋八股的文學，已經是一件怪事；廢止了八股的教育，却很普遍地很堅決地提倡洋八股的教育，這却更是一件怪事了。

什麼是洋八股的教育呢？

專就中等教育說，現在一全國的中學生，每天要花很多的時間去學習英文，幾何，三角，因此總計一全國，不知造成了幾千幾萬半通不通的英文數學學者。這種人若是不升學，若是升學不是學習數理工科，他們的英文數學終究是要忘記乾淨，但他們從前爲學習英文數學所寃枉糟踏的時間精力，沒有一個大教育家覺得可惜的。

我們爲八股無用，所以廢八股，現在這多的中學生學這種無用的英文數學，果然是無可非議的事情嗎？我們爲八股斵喪人的性靈，所以廢八股，現在一般中學生一天到晚疲精勞神於這種無用的英文數學，使他們沒有一點工夫學習做人的做公民的學問，果然是什麼很滿意的辦法嗎？我們爲八股只可以做進學中舉的敲門磚，沒有別的用處，所以廢八股，還在一般

中學生學了英文數學也僅僅祇能用來應升學考試，除了升學是學數理工科的以外，這種敲門磚是再沒有用了的；至於原來不升學的人，他本用不着敲門，却也辛辛苦苦的去謀這一塊敲門磚，這種事說與八股教育有什麼兩樣？我眞莫明其妙。

有人說，我既知道升學學習數理工科的人必須學習英文數學，那便這種中等教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但是我要問，一全國的中學生，究竟有多少升學學習數理工科的？爲了一部分要學習數理工科的人，却勉强全部分的中學生，去學習英文數學，這有什麼道理？

有人說，無論深造什麼學問，學了英文數學總有好處，這話自然是不錯的。但是中學生果然每個人要深造什麼學問麼？假令他要深造什麼學問，學了英文數學自然總有好處，學了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 天文學，考古學，豈不更有好處？爲什麼不一古腦兒都勉强中學生去學習呢？還有一層，不學英文數學使無論造什麼學問都不可能麼？

我以爲要升學或要深造的人，若是需要英文數學，儘可以在中學畢業以後，用短的期限去補習這種學問。我們要讓中學生多有些時間精力去學習讀書，寫字，算帳的必要技術，自然科學的常識以及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的大概。中等教育應該是養成健全的公民的教育。現在的中學畢業生 僅學了些半通不通的英文數學，他對於一個人與一個公民所需要的常識，仍是全然無有，我眞不知道這比八股教育有什麼好處？

我們尤其要大聲疾呼地排斥國人 於英文的迷信。現在教育部的章程，在中學裏教授英文的時間比一切的課程都多；一般教育家總說英文數學國文是主要科目。有許多地方的中學生，一生用不着與外國人說話通信，也沒有讀外國書的時候，却花了許多精力去對付這種科

目。一個學生縱然各種科學都好，若是英文數學不上人家，或者僅僅是英文學不上人家，就會被人家看成無大造就的一個人，有時甚至於因此要勒令退學。我真很奇怪[illegible]人何以有這種普遍的謬見。縱然在華洋交通關係最複雜的上海，也並不見得一個人不與外國人說話通信便不能過日子；至於內地的學生，爲什麼這樣迫切地要學英文，更令人說不出道理來。

年來教育界的先生們很熱心地提倡設計教學法，道爾頓制，六三三新學制，但是可惜這大一個問題，關係全國中學生學業的一個問題，竟全然沒有人理會。

我願任中等教育的先生們起來一考慮這種問題吧！我願受中等教育的全國青年們，起來喚醒你們的教職員一考慮這種問題吧！……

我們爲甚麼反對基督教？

代英

有人說，基督教可以滿足我們宗教天性的要求，有人說，基督教可以解答自然科學所還不能解答的玄妙。但這已經許多人駁斥過了。

宗教的天性，只是對於人力所不及的地方，一種讚歎崇拜的感情，古人力所不及，如雷電之解說，疫癘之救治，今人已得以人力解決他。宗教因這種感情，倡爲各種神靈以作解說，實在障碍人類進化。基督教以爲神造世界所以囚辱哥白尼，格尼路，不願意達爾文學說的流行，這便是顯明的例證。

自然科學所還不能解說的，宗教家武斷爲有神，這不能算是解說，這猶如古人不能解釋雷電因認爲有雷公電母一樣的事。

除這以外有人說基督教到中國，倡辦了許多教育事業社會事業，我們不應當不承認他們

有價值的活動。

但是基督教的教育事業，主要是在騙人做他們的教徒。他們的學校全不管學生心理，教學方法。他們只知迎合社會上卑劣心理，讀一點「四書」，做幾篇古文，嚴厲禁止學生請假外出，不許女學生輕易見男子的面。（他們各處辦法自然不同，但總之他們多半都是不問教育原理的。）他們的教師，第一是要聘用教徒。他們的事業，第二是引學生讀拜禱告。他們認承其餘都是無關緊要的事。

他們的醫院，亦每每只是個虛幌子。他們的醫生，每仍然是虛應故事，不甚管病人的利益。他們只在誇耀人家他們辦的事很多，以便博得無識者的贊美。其實他們辦的事，亦至多只好比閻錫山的小學，張季直的地方事業，有名無實的騙人而已。

至於其他教會，宣講所，專為他們胡說亂道的地方，更是用不着說了，青年會表面看來是一件有益的事，然而其實他那種地方，亦只能供官商紳士們，或者一般紈袴子弟去享受一點西方幸福。對於一般社會有甚麼關係？他們有時亦學中國土財主施點冬米寒衣，然而他們一方面讓中外剝奪窮人的人盡量施其剝奪，一方卻假仁假義的做這些勞而無功的救濟事業。至多如做紅十字會事業的人，反對革命以致延長內爭，而一方自誇他們有救死治傷的功勞，這何曾值得識者一笑？

有人說，便假令基督教不免迷信，不免不澈底的毛病，有這種毛病的亦不止基督教。何以我們對於基督教特別反對呢？

對於這一點，我最好介紹我的朋友余家菊做的一篇「教會教育問題」。他這篇文見「少年

中國」一四卷七期，亦見中華書局出版的「國家主義的教育」書中。他舉出三點：

第一 教會教育是侵略的，

第二 基督教製造宗教階級，

第三 教會教育妨害中國教育的統一。

他所說教會教育實際可包括基督教活動的全部。基督教除了迷信的話頭、內容是很貧乏的。耶穌個人的人格，固然亦有一節可取之處，但亦至多不過如吾國孔孟程朱。然而外國人如此熱心的用武力扶植基督教於中國 並且必須把中國的一切舊信仰打倒，教大家去信服他，這種意思不很容易知道麼？

基督教何曾靠甚麼教理來傳教？他只靠能爲人家在教會學校或教堂裏安插位置。他只靠可以介紹人家到稽核所、郵政局，或者洋船；洋行裏吃洋飯。他只靠爲鄉里愚民包攬詞訟，保護他們不受任何危險。所以亦居然 着一部分教徒。本來一切下流的宗教，都只是因爲衣食方便，所以博得一般教徒的。如僧如道 莫不如此，然僧道還只是以唪經拜懺寄食於一般中國人民。至基督教徒則係把生活仰給於外人的恩惠。多一個基督教徒，便是多一個洋奴。外國人正要用這種鈎餌使中國人全然軟化於他，所以我們非反對不可。

一切基督教徒互相鈎結，而又與外國人相鈎結，顯然成了一種勢力，他們霸佔教育界，霸佔外交界。他們靠外國人升官發財，外國人靠他們奪取中國的權利。最近如外交系藉英美以自重，這種賣國賊的心理，許多人都知道。即如教會中人，明知道護路案，共管案 英人搗鬼最多，然而始終不敢公然說一句反對英國的話。正是英國人豢養這等教徒的好功勃 亦

正是基督教的好成績。

基督教排除異已的性質，是很顯著的。他們藉着外人的勢力，辦了學校，不受中國教育部的管轄。他們無忌憚的各處辦他們的甚麼「歸主運動」。他們不像僧道。僧道對於人的信他們的教與否，是任其自然的，基督教卻必要用種種力量，想種種方法，騙人家信他的教。我們一想，向使中國各種宗教都像他這樣胡鬧起來，中國人民的精神，不要失了他向來統一的狀態了嗎？

耶穌便是一個亡國之民。耶穌「大君的城」，早已淪於異教異族之手。耶穌的同胞猶太人，在世界上亦不知受了多少次的慘殺。偏有一般胡塗人說，耶穌的道理可以救中國。我真不知道何以會說出這種昏話？

一切都是哄人的話罷了！基督教實在只是外國人軟化中國的工具。你看基督教不是完完全全立於外國人保護之下嗎？基督教徒不儼然在本國政府之下，受有治外法權的保護，不儼然同外國的子民一個樣子嗎？

我們恨見外國的兵艦在內河游弋！我們恨見外國的陸戰隊在上海漢口上岸！我們恨見那些怪模怪樣的天主堂、福音堂 青年會，教會學堂，散在中國各處！我們恨見那些靈魂與骨頭都賣給了外國人的基督教徒！

為甚麼要教育？

啓邦

有人說我們受教育，是要將來在社會上謀生活。有人說，我們受教育，是要將來謀一個較好的生活。

總而言之，照這種說法，受教育無非是為個人的利益，個人的快樂罷了。果然這樣，一

個人受教育，覺與商人有什麼相干？與商人和國家有什麼關係？與國家既無關係、教育有什麼價值？一般人民為甚麼要納稅辦教育呢？為個人的利益，個人的快樂，就是貴國的官僚，爭權的軍閥，亦無非是這樣的心理。現在的教育，若亦只是以這為目的，教育亦不過產出一般這種官僚軍閥。人民納稅辦教育，簡直是自害了。

中國到現在，各省的畢業生亦很多了，留學生博士也不少了。然而看不見幾個能為社會做事的人，這樣的教育目的，產生出這樣的教育成效。有人說，人民不知信仰教育，其實這種教育，亦值得要人信仰麼？

我並不是主張廢止教育。但我想教育總該不是專為個人的私利。教育一般人，是要他為社會服務負改造社會指導人民的責任。受了教育的人既在社會上享受教育的權利，應該犧牲個人的利益，來謀共同的福利。這樣教育纔與社會有益。纔值得社會上大家負籌款辦理教育的義務。若不然 我簡直要說，那些納稅辦教育的人，只是上了那些受教育的人的騙了。

讀甚麼書與怎樣讀書？

但一

接着杭州傅克樂君的信說：

我們處在這萬惡社會裏面．那一個沒有革命的思想？不過對於研究的書籍很是難得。你們說「至少每星期犧牲六小時作時事與社會改造的研究」，時事方面或多記載的書報，但社會改造方面却總難得着甚麼讀物。你們可以介紹給我幾種書籍麼？

又接着保定王中[illegible]君的信說：

「中國青年」除抽象的說理以外，還應加以具體的東西的介紹 如「對於有志者的三個要

求」那篇，逐條逐作都應附以現有的書籍，爲作者所讀過而承認有價值的，庶可引起讀者看這種書的興味。這書的出版發行地址，定價若干，亦可註上。

對於上述兩位朋友的意思，我們十二分同意。我在作「對於有志者的三個要求」的時候，只希望引得大家注意社會科學與社會事業。我以爲只要能看這一類書，做這一類事，縱然開始不免走些錯路，總還有扶到正路上的日子。惟有一般青年以爲除了學校的例行功課，與習慣或校章所要求要做的事情以外，便沒有一本書必須讀，沒有一件事必須做，這種人最沒有希望。

至於具體的介紹應讀的書，我久感覺爲一般青年有這樣做的必要。因爲現在出版的書是很多的。除了一部分有關社會科學的書以外，談社會科學的，亦是不一定值得青年們一讀。倘若能有人選擇的加以介紹，自然於一般青年有些好處。亦還有一些書，並不是沒有價值的，甚至於有些書就大體說起來，是很有價值的，但是他中間偶然仍會夾着一些很荒謬不通的意見，再不然亦有夾着說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話頭的，要使青年讀書時不受他們的欺騙，令人感覺一種批評性質的介紹實在要緊。

但是這種急要的事，爲甚麽沒有人做呢？我們要承認這中間有幾種困難。第一，現在出版書，能夠一一過目的人，實在很少。像我們這般人讀書便少，對於新出的書，或只看過目錄，或只大概翻過一遍，怎敢說批評介紹的話呢？第二，我自問對於這類的書亦曾看過幾種，然而看的時候有的並未把自己意見批註出來，有的雖曾批註出來了，却又未將那個本子帶在身邊。現在說批評介紹的話，全憑記憶自然不能勝任。第三，介紹書給人家，多少應有

一點步驟。再則同性質的書，或甚至於由一個原本譯出的書，介紹的時候總應當有一個比較，或連帶下幾句批評，這種事在我們這種儉腹的人，更是言之非艱行之維艱了。

但是這件事終不能不做。「中國青年」是為中國的一般青年服務，特別是為有志的青年服務的。若我們對於這一種急切需要的事 竟不能爲一般青年做到！我們不免有愧於我們的職責了。

我們現在還不能開始批評書，現在還我們最先要批評的幾本書介紹在下面。我們以為願研究社會科學的人，不妨先買來看過，並且自己加些批評，那便將來再看我們的批評，亦可以估量我們的批評究竟靠不靠得住了。

我們最先要批評

社會問題總覽　李達譯　中華書局發行　價一元二角

社會問題詳解　盟西譯　商務書館發行　價一元五角

(與前書同一原本譯出)

社會問題概觀　周佛海譯　中華書局發行　價八角

我們以爲這幾本書可以給一般人對於各種社會問題的一個概念，所以最先介紹。

其次我們還可以談一談讀這些書的方法。

我看見許多青年，他們買了一本書要包紮得很講究，他們不肯寫一個字在書裏頭。他們若要自已加些圈點，便從書的第一句起，一句一句的圈到第末一句。他們看完了一本書的時候，擺起還像一本新書的樣子。這種愛清潔，這種小心有恆，自然值得我們歎賞。但我却十

分反對，以爲不是讀書的法子。

我主張第一決不要在書中一句一句的去爲他打圈點。現在的出版書，多半是有圈點的，又去打些圈點，豈非全是做的無益的事。我以爲書中若有讀者認爲應特別注意的地方，儘可以加些圈點。或者讀者認爲好的地方，爲他打幾個圈：認爲可疑，或者不好的地方，爲他打幾個點，或者三角記號。這可以於將來翻書尋找材料的時候，有些便利。除了這些地方，加些無味的圈點，我全然以爲沒有道理。

第二，我主張讀書的時候，若有甚麼覺得要反駁或補充的意見，應即刻批註在書本上面空白地方。這亦是爲將來便於翻閱參攷。從前有些老先生反對這種辦法，以爲年紀很小的人，有甚麼好意見，敢於批評人家的著作。不過到了今天我們應當知道，人家的著作，並不是甚麼不可批評的聖經賢傳。年紀小的人批評人家，愚者千慮，亦未必便沒有對的地方。何況便假令批評得一句亦不對，自已買了書，自已寫在買的書內，亦有甚麼不可以？年紀小的人，批評錯了，著作家既不會受他的影響，天下後世亦沒有人受其弊害。依我看來，與其禁止年紀小的人在書上亂寫幾句，無寧諭章行嚴張君勱這般先生們愼重些發言文章。因爲他們說錯了話，總眞會害幾個人。

青年們能保存書物淸潔，自然是一件好事。但是青年們讀書要能得益最要緊。能夠得益，便令不能保書像新的一樣，亦無關係。古人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古人要將書讀破。並不以萬卷如新的一樣爲高？我們買了書是要讀的，是要供我們的用的。我們並非要將來仍舊賣脫。只有最無志的青年，一考了學期考試，便出脫學校用書。他們爲賣書，自

然要保存得越新越好。但我們何必學他們呢？

以上是說自己買書的讀書法。讀書而不肯買書，是不好的癖氣。有人說買書沒有錢。其實青年們只怪自己不肯買書；若買書趁有錢的時候去買，亦不過以後稍爲受窮一點，沒有過不去的。不買書的青年，把錢放在腰包裏，無非吃花生上館子零零碎碎的用了。何曾當眞沒有錢買書呢？

自然亦有十分貧寒的青年，只好從圖書館或朋友處借書看。那嗎，照我以上所說在書中打圈點加批註，當然是不應當的。在這種時候，讀者應備有一個抄本，將凡應打圈點加批註的地方，抄下來，再加述自己的意見。抄書之法，古人亦很提倡的。不過我們不能學古人的抄法。古人抄書，不敢改動原文一個字，不敢删節原文。這種笨法子！我們是不應學的。我們爲節省時間，凡可以不抄全文的，總要不抄全文。凡可以改一兩個字，於原意無甚出入，而可以減省我們抄錄許多無關係文句的，總無不可以改一兩個字的。我們於抄錄的時候，儘可以在後面記明見原書第幾面，以便將來翻閱原文。抄錄的話，只須自己明白原來意思，總求越簡短，越省時間越好，自然抄錄總要費些時間。但爲不能買書的人，這種法子亦果有益的。

自殺（來稿）

吉

「我不自殺：我若自殺，必先用手鎗打死社會上幾個該殺的人」。記得杜威夫人曾經說道這幾句話。我那時的心理，以爲自殺是神經病者幹的事，然而總覺得這幾句話是很響亮而且雄偉的。近來閱事較多，阻挫亦受過不少，覺得自殺亦是大不得已的事，同時更相信這幾

句話有價值了。

因此我對于最近鍾謝成陳妙貞二人的自殺，覺得未免太不值得了。「人生百年一死，死不要緊，然要死的痛快。」像這樣的死，未免太不痛快了。

戰國時的荊軻，聶政，是死得痛快；清末，溫生才，徐錫麟，是死得痛快；人既決定了死志，還有什麼猶豫，顧忌？——爲什麼不用手鎗多打殺世上的幾個惡魔？

然而像這種絕無僅有的「非爲金錢，非爲債務，非爲情戀」；而僅爲住不慣這「貪汚惡濁世界」，看不慣「賄選成功，戰禍彌漫」而自殺的一對新婚夫婦，倒也總算不可多得的。

代英按自殺的功罪，曾經許多人討論過的，在我則以爲這只是個人的事。人要生活，便有對社會的責任。若不要生活了，一切贊美與責備，對於他全無意義。

自殺的人應該先打死幾個該殺的人，這自然是不自殺的人的一種希望。然而我們若認定社會上的罪惡是經濟制度所造成的死了幾個該殺的人，而不能改正經濟制度，仍然是無益的事。我們最要緊是努力，求改正經濟制度。爲求改正經濟制度打死幾個該殺的人，是極應當的。不然，打死幾個，又來幾個，這種該殺的人那一天打死得完呢？

許多人並不能眞個自殺，但一遇不得意事，亦常生一些自殺的幻想。我要說，這比眞個自殺的人卻實在要不得了。這種自殺的幻想，既不能使他自殺，與社會完全脫離關係，又徒然引起一些消極萎靡的思想行爲，反轉拖累了社會。——實在人是自然不輕肯自殺的。既不自殺，便不應一天不努力於人生的正當工作。

總之我的意思，不願努力於人生正當工作的人，我甯願他眞個自殺，好少讓我們這些還不自殺的人爲他負些無味的帶累。若一個人不願自殺，還是努力於人生正當工作，以改造現在時經濟制度要緊。